

## 第八章 律師公會

清晨七點，窗戶剛剛打開，一股清新的空氣從花園涌入餐廳。窗外靠近百葉窗的底端，新砌的花壇裡長著嫩黃和粉紅的玫瑰花，幾隻蜜蜂聚居在飽含露珠的花骨朵上，發出一片營營聲。

女仆阿英已經起床，收拾好床鋪後，趕緊來到餐廳，從足夠12人坐的大餐桌旁邊的邊櫥裡拿出兩套藍邊荷蘭細瓷餐具，有規有矩地放在大餐桌上。她一邊這麼做的時候，一邊豎起耳朵，聆聽主人臥房裡是否響起主人們的動靜。跟阿英以前服務過的東家不一樣，這家的主人容定夫婦從不晚起，那怕是在今天這樣的周末。

樓梯上很快傳來容定的妻子羅米的腳步聲。

羅米比容定年輕兩歲，個子嬌小，和矮個子的容定站在一齊時，顯得一般高。她膚色白皙，五官端正，大眼珠裡閃著溫柔的目光，額前的留海往后梳起，露出光潔的前額。出於清教徒式的宗教信仰，她衣著簡朴，看上去像個新式大學堂的女教習，沒有佩戴任何首飾。

羅米出生在寧波府近郊一位受美國長老會培養的第一代華人牧師家庭裡。羅米的哥哥羅賚就學於長老會辦在寧波的新式學堂崇信書院，後畢業於博習書院（東吳大學前身），以高材生資格兼職於英國傳教士李提馬泰興辦在上海的大型出版機構廣學會，在那裡結識了剛從中西書院畢業的容定。

容定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方正的人品打動了羅賚，在廣學會舉辦的邀請家屬出席的聖誕夜午餐會上，他把這位嚴肅的小同事介紹給自己還在清心書院念書的三妹羅米認識。然後，通過一點小小的暗示，羅賚得知容定對羅米頗為傾心。於是，羅賚在家裡詢問三妹羅

米的意思：

“三妹，你可知道，你可能成為運氣最好的女孩？”

正在俯身做功課的羅米抬起頭，滿臉疑惑地望著大哥，“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還記得那位在聖誕午餐會上坐在我旁邊的容先生嗎？”

“你是指容定？”

“好極了，你記得他的名字！”

於是，羅賚把容定的傾心告知三妹。羅米聽了，書本從手中掉落，臉色通紅，一直紅到頸后的頭發根上。

經過一段很節儉的交往，三個月後的一個冬日星期天的黃昏，沒有家長的容定，跳過托媒人上門下聘禮等等俗套，來到羅家，在羅家的小客廳裡向羅米表白心意。

容定的求婚是從自己的家世說起的。容定的父親是紹興鄉下的農民，略有田產，在容定10歲時去世，接著母親改嫁，家裡的田產給宗族祠堂撐腰的叔父奪走，生活一時無著，幸虧得到在上海洋人律師事務所供職的族伯容嘉樹接濟，才使容定能在著名的中西書院畢業，找到在廣學會當翻譯的工作。

“羅米，我跟你不一樣，你是屬於處境順利、生活安定、事事有大哥呵護的一類人，你可能永遠不能體會我小時候所受的苦難，和因此產生要出人頭地的志氣。我願意照顧你一輩子，不光有安定的生活，還要有富足的生活，隻要是上帝能提供的，你都會有。你願意我照顧你一輩子嗎？”

容定預期羅米這個時候會提出想問問大哥羅賚的意思。但是容定上門之前，羅賚已經告誡過三妹，“今天的事情，你自己拿定主意就是了。”

羅米回答：“可我現在還在念書呀。”

“我可以等你。”

“等很久，行嗎？”

“當然行。反過來，我要問你，你能等我嗎？”

“容定，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下個月，李提馬泰先生要安排我去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留學。”

“我會等到你畢業回來的。”

當容定和羅米互相表明心跡的時候，容定心裡是沒有把握羅米真的會久等自己的。在那個女孩過二十歲還沒有出嫁就會被人指指點點為“嫁不出去的老處女”的年代，羅米真的會等自己那麼久嗎？這就是為什麼當年“阿加克斯號”巨輪載著坐三等艙的容定和一等艙的李提馬泰駛離黃浦江時，李提馬泰在甲板上看到容定眼圈發紅的原因。

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容定在英國留學，居然待了7年之久。更沒有人想到，羅米在此期間，受教會資助，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獲得家政系學位。然後他們在上海重逢，兩人在三十歲上下時完婚。

完婚後，容定忙於律師事務所裡的工作，收入豐厚，但是幾乎沒有時間顧家。尤其是在他花7000兩銀子在新開路這片空地上蓋起這棟殖民地式的洋房後，“容公館”裡一切內外事務都落在羅米肩上。

容定的房子，是一棟三層樓房，第三樓稱為閣樓。一樓建在五個台階的石砌地基上，越過典型的殖民地式有頂無牆的長廊，一排帶百葉窗的落地玻璃門，通向大客廳和大餐廳。客廳和餐廳之間有一道可拉開把客廳餐廳完全連成一體的橡木門。大客廳裡空空如也，傢具還有待羅米去置辦。出了客廳和餐廳平行的內門，是一條牆上鑲柚木板的走廊。走廊的一端通向食品儲藏室（pantry），後面是尚無煤氣供應而燒劈柴的大灶間。走廊的另一端是一間還未置辦傢具的小客廳。走廊的中端，面對客廳和餐廳平行的內門，是一部結實、蠟刻打得光亮、共分三段18級樓梯的柚木樓梯，經過這部樓梯到達二樓。

二樓共有三個臥房，一個書房。臥房外是有頂蓋的陽台，陽台下就是一樓那條有頂無牆的長廊。書房外是刻著米字形欄杆的露天晒台。書房和主臥房之間是當時很新穎的西

式全套廁所。回到樓梯，往上經過另外一部三段18級樓梯的柚木樓梯到達三樓。

三樓是一間面積相當於三個臥房的大通間，三面是窗，一面是放衣物棉被的箱子間。

回到二樓，面對書房，有一間小廚房。小廚房的另一邊通過一部小樓梯，從另一個方向下樓到達一樓的大灶間。在那部小樓梯經過的地方，有兩間仆人的房間，和一間預備將來充作兒童活動室的邊房。

羅米已經懷孕，但是並沒有鬆懈管理家務。她的家務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跟親戚朋友的禮尚往來。諸如大姐夫（羅米有兩個兄弟、四個姐妹）什麼時候生日，該送什麼禮？閩北教堂的椅子壞了，該捐多少錢維修？二姐家的侄子中學畢業，該送球鞋還是皮鞋祝賀？哈通家的管家下次送盆景來，該給多少小費打發來人？第二類是整置花園。房前的花園足有一畝半的土地，除剛鋪好草皮和種好房前屋旁的玫瑰花外，還沒有種植任何其他植物。羅米的計劃是栽種橘樹、桃樹、石榴樹、琵琶樹各1棵，無花果樹4棵、玉蘭樹2棵、再加上沿街的牆邊種上一排冬青灌木，那樣才粗粗像個居家的花園，而不是像對街那片讓英國陸戰第四隊遛馬的光禿禿的馬場。至於什麼時候，種哪類樹容易成活、長得好，就需要運用羅米在早稻田大學學到的家政知識。第三類是管理仆人。目前，這個家裡共雇有四個仆人。她們是洗衣服、打掃房間、侍候餐飲的阿英和阿花，以及掌廚和做一切力氣活的男仆阿三和馬車夫小劉。對於仆人的管理，不光是指示他們做什麼，而且是該怎麼做。比如說，阿花，春天到了，今天你去把老爺（指容定）書房裡的絨沙發套換成布沙發套，布沙發套在三樓箱子間，鑰匙在我身上，待會兒跟我去箱子間開箱子拿沙發套；或者說，阿英，下次客人來，每塊生梨片再切小些，每塊都要刺上牙簽，讓客人吃梨片時不沾手。總之，羅米覺得為了這個家像模像樣的過日子，她事事都得操心，整天像泡在沸水裡煮，一刻都不得消停。

此刻，羅米正在和大廚阿三爭論今天桂魚的價格。

阿三來自南通，才20歲，穿著一條土布襯衫，內衣露在衣襟之外，一頭蓬亂的頭髮，

每隔一陣就要搔搔頭皮。他在房子裡，走到東走到西，手裡老是握著細鐵絲編的蒼蠅拍，隨時準備殲滅這些討厭的小飛物。

“一直都是一角五分，為什麼今天的桂魚要兩角錢一條？”太太羅米問。

“太太，今天魚大，不信你到廚房去看。”

“現在是桂魚旺季，應該跌價。”

“快端午了，所以漲價。”

“瞎說，端午還有兩個禮拜。真是蘿卜賣成肉價錢。記住，下次最多付1角7分。”

當羅米跟男仆阿三爭論魚價的時候，容定在書房裡剛剛完成《聖經》晨讀。就跟容定的性格一樣，這裡從房子到每間房間，都是方方正正的。容定的書房裡充滿藏書，除了兩邊牆前擺滿精裝書皮的玻璃書櫃外，獅爪形桌腳的橡木書桌上放著一本翻得半舊的伊頓版《拉丁文法》和一本猩紅皮封面、燙金字已經剝落的《聖經》。

《聖經》晨讀後，下樓早餐前，每天這個時候容定習慣用鑰匙打開書桌右手最上面那格抽屜，從那裡取出一個文件夾。文件夾裡放在幾張紙，記錄著容定的財產所在。裡面有匯豐銀行的定期存款的數字和到期日子、華豐保險公司股票的號碼、大英上海電車公司股票號碼、新聞路住宅地產的道契號碼。所有這些票証的正本都放在匯豐銀行的保險箱裡。每天早餐前看一邊這些紙上的數字，對貧寒出身的容定來說是極大的精神享受。

容定方方正正的性格，就像那筆直的陽光，容不下任何陰暗的角落，容不下柔和的影子把真相裝扮得模稜兩可。他對一切事物的見解，就像筆直的光線，不屑於做出任何彎曲，正確的就是正確的，錯誤的就是錯誤的。在他憑良心辦事的處世中，不存在隨機應變，用減低真相的代價，來減輕真相的殘忍面目。這種處世態度，對於他的職業來說，無異保障了他的專業道德。但是，對於日常生活在他身邊的人來說，感覺到的卻是他無所不在的那種審視有罪無罪的目光。所以，在家裡，每一個仆人都怕容定。

倘若不是容定來到餐廳，羅米真不知道跟阿三的魚價爭論會把她帶到什麼煩惱的地

步上去。

看到男主人來了，阿三匆匆離開餐廳，同時，阿英將早餐按照太太指定的方式，有規有矩地放在大餐桌上。

容定夫婦的早餐內容是固定的：加牛奶的麥片糊、烤面包片、白煮雞蛋、熱可可或紅茶。看到這些西式食物，阿英心裡常常暗笑，這對東家真不知道有錢怎麼享受生活，天天吃這種東西，味道遠遠比不上自己和其他仆人的早餐。仆人們每天的早餐是泡飯配甜醬瓜、咸魚或羊肉凍或小蝦或糟螺絲，視季節而定。

阿英把當天的《士林西報》放在主人容定的右手邊，然後眼睛望著太太，好像在問：還有什麼事嗎？

“阿英，你可以下去了。”太太羅米吩咐。

容定把塗好果醬和黃油的烤面包片放進嘴裡，他的習慣是先咬下面包片的左角和右角，然後再吃面包片突出的中端。這是他在英國看別人吃早飯時學來的習慣，據說這種吃法最初來源於留胡子的洋人不要讓嘴唇上的胡子沾上果醬。

容定邊吃面包，邊瀏覽《士林西報》。

審判山陽縣命案的民國第一案，已經過去一個多月，姚榮澤等犯人的量刑已移交新任的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裁奪，執行死刑的可能正在日漸減小，報上仍然不斷有評論或報道談及此案。

革命團體“南社”首腦柳亞子的文章，最為典型地表達了革命激進派的意見。姚榮澤“死而復生。天理何在？國法何在？”。這樣的結果，完全是起因於司法總長伍廷芳濫用職權，“因為司法總長的干涉，跟滬軍都督府組織起混合裁判法庭，還居然用了陪審員制度。”所以，姚榮澤等犯人至今沒上西天。

而洋人對這場案子的審訊過程，遠遠超出對審訊結果的興趣。駐滬領事團負責法律事務的副領事會議上，出現這樣的記錄：“必須注意到，這個延續到4月份的革命法庭，

借助於華人民間產生的陪審員，而由亞力山大容干練處置的整場法庭程序，完全符合西方法律的規矩。”

容定看完報後想，這場民國第一案的審訊到底是成功還是挫折呢？對於革命激進派來講，無疑是挫折。對於想用這場審訊作為顯示中國已有現代司法制度，從而以此為例，同西方談判何日取消治外法權的溫和派來講，無疑是一次成功。但是，成功又有什麼用呢？學長伍廷芳不是因為受不了激進派的責難，辭職回上海養老了嗎？

容定很慶幸自己沒有像其他念法律的人，走上從政的道路。像他這樣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會見風使舵的人，在中國官場是要受氣的。

羅米喜歡喝茶，特別喜歡喝添加結奶皮的鮮牛奶的紅茶。她看到容定合攏報紙，知道可以跟丈夫談談家務了。

“定，這個地方晚上冷落。家裡養隻狗看門，可以嗎？”羅米問。

“對馬路是英國兵營，有高鼻子替我們看門，不用擔心。”

“那麼，什麼時候換輛新的馬車呢？小劉跟我講，馬車的車頂漏水，修不好。他在東南馬車行有熟人，可以打折買新車。”

“修不好是假，他想吃回扣是真。”容定說著用銀匙敲開白煮蛋的頂端蛋殼，白嫩的蛋白順著蛋殼的裂縫慢慢淌下，容定向白煮蛋敲開的頂端撒鹽。

“小劉人蠻老實的。”

“把人性朝最惡處想，八九不離十，不會弄錯。”

“那麼，我們坐車頂漏水的馬車，還要坐多久？”

容定知道他和羅米對世界的看法，截然相反，就好比一個心靈被一剖為二，給兩個人分享。她接受溫柔的一半，他獨佔剛硬的另一半。把溫柔和剛硬分開，時時會發生沖突，合在一起，卻是一棵剛柔相濟的完美心靈。

“我們就要買汽車了，為什麼還要換馬車呢？”

“主基督啊，你是說自備車？”

“沒錯。上海現在已經有140輛私人自備汽車，我們為什麼不能有。”

趁這個機會，容定告訴平時對銀錢出入不感興趣的羅米，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發給自己的紅利，每個季度都在增加。照這種增速，一年之內，他就買得起自備汽車。一年之後，他甚至可以投資房地產。最近有人因為資金周轉不靈，通過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打折出售熱門地段的房地產，被事務所裡的幾個律師搶先合資買下。明年，如有類似機會，自己也不會放過。

“你最近見到大姐夫嗎？”對財務非常不感興趣的羅米打斷丈夫。

容定搖搖腦袋。“發生什麼事了？”

“不知道。希望等一下做禮拜時能見到他們。”

羅米指的是自己大姐羅達的丈夫尤坤。尤坤是上海最大的華商出版公司“商埠印書館”的董事，尤坤夫婦每周都在閘北堂做禮拜時，跟容定夫婦見面。不過，最近不知道什麼緣故，有兩個星期沒來做禮拜了。

在這個家裡，任何事情上，都是容定做主。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去閘北教堂做禮拜，得聽羅米的。容定見羅米停止往杯裡放糖，將余下的紅茶一喝而盡，知道該結束早餐，準備更衣上教堂了。

容定用紙巾抹去嘴角的蛋黃。這時，羅米高聲朝廚房方向叫喚阿英前來收拾餐桌，然後和容定一齊上樓去換衣服。

當小劉駕著容定夫婦坐在裡面的那輛漏頂的馬車，駛到花園的雕花大鐵門時，卻被從街上進門的一輛馬車擋住去路。

“去看一下，誰來了？”羅米把臉一半伸出馬車窗外，輕輕皺起眉頭，對前來打開鐵門的阿三說。羅米最不喜歡在這個時候發生耽擱，想來這位來客不是熟人，不知道容定夫婦每個星期天的這個時候要去做禮拜。

“羅米夫人在府上嗎？”對方的馬車夫大聲問。

“我就是。”羅米說著，開門下車。

“是羅米嗎？”對方車廂裡走出一個高高瘦瘦跟容定差不多年齡的人，用蘇州口音的上海話打招呼。

羅米猛然記起來客是日本留學時的一位熱衷於社會活動的蘇州籍同學。

“咦，你怎麼來了？”

“不歡迎嗎？”

“自然歡迎。介紹一下，這位是我的先生容定，這位是我同學，日本大學法科高材生陳則民。”

容定下車，和陳則民握手。陳則民膚色白潤，面容瘦削，雙顴高聳，頭戴鑲玉石的瓜皮帽，一身講究的薄呢長衫馬褂，服裝剛好跟一身半舊西裝的容定相反。他高出容定夫婦一個肩膀。容定不得不退後半步，這樣才不用仰起臉來，目光透過陳則民的下巴胡須，跟陳則民寒暄。

陳則民說自己是專門從北京趕來有事請教容定，因為怕平時來訪見不到容定，所以才冒昧在星期天上門，諸多打擾，十分抱歉。陳則民的一口軟糯的蘇州吳語，加上堆滿笑臉的打躬作揖，把羅米心裡因上教堂被耽擱的不快掃得一干二淨。在陳則民的堅持之下，羅米一人重新回上馬車，打道去閘北教堂，留下容定陪客。

容定在書房接待陳則民。對於這位初次見面的妻子的留日同學，星期天來拜訪自己，容定有兩種估計。第一種估計是，陳則民希望通過拉私人交情來諮詢法律事務，這樣跟上律師事務所相比，可以省去一筆可觀的諮詢費，這種人很可惡，但是在中國人裡比比皆是。第二種估計是，陳則民有重大事情要向自己諮詢，這件事重大到不方便到洋人的律師事務所裡去開口。

“我是受蔡青純先生相托來請教容大律師的，”陳則民坐在書桌的對面，掏出一封信

遞給容定。

信是前滬軍都督府軍法司長、姚榮澤案特別法庭另一位呈審官蔡寅寫給容定的。蔡寅在姚榮澤案結案后，隨中華民國政府從南京遷往北京，現任司法部高級顧問。他請日本留學的法科同學、現任大總統府顧問的陳則民來上海找容定商討籌辦成立中國第一個律師行會組織：上海律師公會。

蔡寅在信上未說，卻是讓陳則民當面告訴容定整個事情的背景：

“容大律師，您是幸運的，在英國就取得了鐵硬的律師資格，在前清又考取法科進士。可是，像您這樣，在當今號稱學成法律的2千多中國人裡面，恐怕還不到10人。剩下的，包括蔡先生和鄙人在內，大都是留日學法律的。東洋人，不像西洋人那麼大方，禁止我們法科留學生參加日本的律師資格考試，這樣一來，使我們這些留日學法律的在租界裡跟閣下這樣的正統律師相比，就顯得不夠資格，無法在會審公廨名正言順地執業。更可惡的是，那些在日本混文憑、即便開放讓他們考律師資格也不見的能考上的次等貨趁機跟我們混為一伍，敗壞我們這些正經法科生的招牌。據說，全中國留日最多的地方，浙江嘉興縣共有1萬多人留日或游日，大都自稱是學法律的，這還了得？！簡直比虱子還多。所以，蔡先生在今年1月份發表《律師公會章程》，希望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律師資格認證制度，甄別淘汰那些冒牌貨，讓正經的法科生能在租界會審公廨和全國各級法庭名正言順地當律師。”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現在租界裡有人從來沒出過國，卻說是留英的律師，其實是在洋人家當過佣人，會說幾句洋涇浜英文，真是又好氣又好笑。這件事需要我幫什麼忙呢？”

“最大的幫忙，就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難道這種事情還有幾邊嗎？”

“容大律師真是君子，君子可欺以其方。想辦認證律師資格的事，豈止一方？蔡先生當時提出建立律師認證制度的時候，滬軍都督陳其美將軍的權勢如日中天，他是蔡先

生在日本的同學，也是蔡先生在都督府的上司，有他撐腰，誰敢跟滬軍都督府軍法司長蔡先生創導的《律師公會章程》唱對台戲？可是過了不久，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冒出另一個日本法科留學生、內務部警務局長孫潤宇，他編制了一本《律師法草案》送司法部批准，接著司法總長伍廷芳辭職，事情又轉到臨時大總統孫文桌上，這樣，律師認證制度還未建立，就出現了兩個版本。”

“孫博士傾向於哪個版本？”

“孫大總統還未表態，就下台了。”

“那麼，這件事現在應該交給袁大總統或司法部裁奪。”

“這就到了要借助容兄的地方。”

“喔？我不懂陳大顧問的意思。”

“我在袁大總統府裡得知，下任司法總長是王寵惠先生，王先生是留美法律博士，英美制度相同，跟容兄是一路的。”

容定這才聽明白，整個律師認證制度的建立，正成為五種不同差異在互斗的戰場。第一種是留日和留英美法科生之間的律師資格差異，第二種是留日和留英美學生因背景不同引起的認知差異，第三種是留日學生內部的真偽學歷差異，第四種是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間不同人事安排的差異，最後一種是滬軍都督府激進派和南京臨時政府穩健派之間的作風差異。

這時，容定想起伍廷芳曾經說過的話。“中國人的事情，往往是表面輝煌好看，裡頭一團敗絮。”

陳則民沒等容定進一步詢問，便說出了他今天上門的具體來意。“容兄是在英國通過律師資格考試的，聽說考之前，先要去一個什麼學院學習，對嗎？”

“林肯律師學院。”

“容兄能不能根據該院替考生準備的科目，抽出重點，編成一份衡量法科畢業生是

否合格當律師的資格評估書？”

“可以。然後呢？”

“有了這份資格評估書，附在蔡先生的《律師公會章程》後面，送到司法部，請新任司法總長王寵惠過目，一定對他胃口。反過來，沒有這份英美式的資格評估，蔡先生的《律師公會章程》會不會讓王先生接受，蔡先生和鄙人沒有把握。如果，蔡先生的章程沒有被接受，我們這些留日法科生出頭之日又要推遲。”

“原來是這樣。那麼，這份資格評估書跟蔡先生講的成立上海律師公會，又有什麼關聯呢？”

“如果有了容兄幫助，蔡先生的章程得以接受，蔡先生想推薦容兄當上海律師公會的會長。”

“我沒有時間當官，也無興趣當官。”

“那麼，容兄心裡有沒有中意的人當這個會長？”

容定搖搖頭。

“如果，鄙人想競選這個會長的位置，容兄不會反對嗎？”

陳則民笑容可掬地望著容定。

容定性格裡那種黑是黑、白是白的僵硬古板毫不動搖地冒了出來：

“不知陳大顧問願意講英文嗎？當上海律師公會會長，免不了要在會審公廡上跟洋人打交道。”

陳則民知道上面這句話裡的“願意”二字是容定出於禮貌加上的。

“英文嘞，略知一二。。”陳則民紅著臉說，“照容兄的意思，還是容兄當這個會長最合適。”

“會長這個職位應該是選出來的，不能私下授受。如果，陳大顧問要競選會長，我不會反對。”

陳則民的臉上泛起幸福的光芒。

這時，樓下傳來容定盼望已久的馬車聲。

五分鐘後，羅米開門進入書房。

“陳學長還在，中午在我家便飯，好嗎？”

“不不不不，”陳則民站起來，臉上仍然挂著幸福的余暉，“今天已打擾容大律師太久了，受益非淺，我這就告辭。”

“陳大顧問，你要的律師資格評估書，下禮拜天下午來取。上午不要來，上午羅米跟我要去做禮拜。”容定站起來說。

“非常感謝。這樣好嗎，鄙人下禮拜天請兩位到‘杏花樓’晚飯，務請賞光。”

“幾點？”容定直率地問。

貧寒出身的容定對任何餐飲的邀請從來都是欣然接受的，而這是作為妻子羅米不得不終生忍耐的一件事情。

容定夫婦把陳則民從書房一路送到花園的雕花大鐵門。望著陳則民遠去的馬車，羅米嘆了一口氣說：“大姐夫他們的商埠印書館遇到麻煩了。”